易齋稾

原缺

潢裝如見初畫時墨痕臓而光林[illegible]之向葛陵風雲頃
刻蒼龍飛

畫梅花二首

幻住高僧在天目賦得梅花鬼神服至今詩句流人間採幽討
髓无時閑能畫才人湯叔雅又把花神重摹寫梅花本是无心
物剗被渠儂衒真假畫中之花無四時壁間一見尤清奇忽驚
五月陰山雪莫与西湖處士知
羅浮山中雪三尺梅花倒垂龍尾枝高人一見動清興精神入
筆珠陸離明牕展玩當晴曦宛疑四壁生凉颸羨君博雅好者
淡能使朽腐為神奇我作狂歌非以識俾爾子孫保愛之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言自雲中
鴈向揚東下單于臺

鴈門之関何壮哉樓煩石嶺高崔嵬董君文武之長材雄藩重
諾稱賢能偶丁内艱歸故里終制三年猶撚指風雲又作從龍
騏驥終當致千里男児有策須濟時是應前席陳謀為奮身立
功報
明主廟堂制勝須投機好懸金印大如斗分茅仍望家山歸臨
河送別金盃巵南風錦帆去如飛

神馬圖

嬌々神駿天下稀丰格拔萃尤充肥奚官牧放順天性騰躍不
受羁与覊一朝良造司控馭命駕千里雷霆飛何年深宮萬幾
暇尺素模寫侔天機何不寫岐陽比物齊四驪憲章文武張綱
維又不寫臨淮破賊中渾下呵叱鐵騎摧長圍帝王所尚在遠
路厩々形似將奚為吾

皇聖神馭寰宇討論治道无娛嬉梯航萬國盡臣服獨放胡虜
陰山隈謀臣猛將欲奮擊
皇仁未忍蒼生疲天開龍種幾千萬蕃息郡縣連郊畿頒遷此
類數萬疋掃取遺孽成功歸漢北無復胡塵飛一勞永逸蘇瘡
痍

樹萱堂為徐仲成作

徐生築室名樹萱心期奉母終天年北堂昨夜時雨足鸜鵒修
翎被階綠盈樽春酒浮嫩亚庭衣蹁躚舞新曲良辰迅速日易
斜堂前又見芳萱花此心愛日憂苦迫天高海闊无津涯何以
報之力靡加且將娛樂延光華萱草花何煌煌紅顏鶴髮宜壽
康生身之恩安可忘我生有親不逮養撫事興懷倍惆悵夏凌
浹地青陽驕豈无列鼎烹肥羔音容一去不可覓焚蕭祭腊徒

爾勞徬徨瀰漫肝膽裂雨淚迸逐南風飄豈如徐生謝羈絆竭力養親特未晚時未晚力當竭莫向松楸空泣血君不見當時亦有豪貴人只把肥甘來養身視爾寧親應改志豈獨封人能錫類

種竹齋 同前人

琅玕出海底枝葉何扶疎勁節貫冰雪秀色凌雲衢美人愛之不能捨斸根封植當庭隅嘉賓須期待鸞鳳長竿直欲釣鯨魚門無俗客書几閑清風環珮聲珊珊令人脫凡骨神游入玄間蓬萊只咫尺誰謂難躋攀虛心可以通妙道正氣自足超塵寰超塵寰葛陂變化良非難

畫竹 為禮部陳景拱作

君不見文湖州長梢萬尺寒颼颼龍蛇入筆走風雨墨汎迸此

開源流高公迮學丹丘老幾竿拂雲態更姸珊瑚扶踈石上生琅玕戛風碧有靜靈物特達不阿附肯與百草同衰榮陳郎取尚良有徵秉節不移誠可矜歲寒永結芯貞盟

題雲山圖

君不見米南宮天下名父子貌得瀟湘晴與晦雨千態萬狀清絕奇當時尤物重連壁高人名士往々争致之式將模寫廣清玩由此真贋迷群疑此圖何人所臨摹筆意精妍若神合山籠葭兮雲溶々其下若有蔵蛟龍深林雜樹蔽虧隱茅屋得非避世之士於此潜其蹤扁舟遠在横橋東沙頭艤棹空秋風飛霜凛々凋青楓泉蘭歇芳兮桂離其叢王孫不歸兮感予衷滔々逝者无終窮雲陽九疑何濛々摅中情兮附飛鴻思王孫兮我心忡々

贈駱指揮畫馬

駱將軍貌得天馬無比倫騣䮠熖爍四啼疾蹄破沙漠千重雲只今暫向江南去飛控天衢灑香霧回頭北掃胡塵空来勲独對明光宮

碧虛清趣 贈姑蘇景文佛

纖埃不生天氣叔一泒虛明映澄碧此中清趣誰与同唯有道人心自適吾聞人生稟至靈性與元氣同其清一為利欲汨真淨有如紛埃混庬明賢達有果斷撤挨如高風掃除去塵雜朗然唯太空萬象自昭著七政行其中表呈衆露无蔽匿何得变怪奇詭敖神通虎狼不攫毒螫不噬玉煜光耀皎潔舒長虹黎民化淳朴時和以年豐聖人在上垂衣而治天下无事守在四夷道人清趣潛无擾放

浪碧虛長道詩

抱琴待渡歌 贈叔明姪作

莫唱班竹枝莫歌武溪深欲渡未渡停我琴縱情對語兮相知心泛安流兮輕舟春山積翠兮啼猿留同氣兮相求吾与君兮優悠

獨冷齋 為道紀鄭山谷作

世人好熱不好冷六月炎蒸亦良苦先生自得冷中趣鶉衣獨向瑤臺舞朔風括地同雲凝填川塞道皆玄冰徂徠喬松失其操淇園叢竹忘其貞玄龜縮殼海若伏祝融火龍藏其精王公貴人擁毳而熾獸戟士負戈沫血而無聲人間苦樂有如此蛻燕坐門无扃步虛徹閶闔飛神遊太清或朝紫微覲玉帝或騎麒麟驂鸞笙廻頭視下土陡過三千齡當時春榮夏長之物悉

枯悴惟有深山怪石抱頑璞老梅之操時復條肄敷華英斯二物者可以彷彿獨冷之狀貌又焉能洞貫獨冷之深情吾聞至陽蕭〻水不能濡火不能炙熱者動之極冷者靜之經吾以靜為主坐使煩熱勢利无蠅營故名以獨冷不与熱者聽安得老子書遍布於八紘人皆抱一守真靜毋使炙手生驕矜

駿

千秋鐸應

敎賦

甘雨兮清塵南風兮斯薰瞻鳳闕兮祥雲帝子降兮茲辰拜趨庭恭兮地遠情親膝下承歡兮喜慶同臻蹈舞兮群臣衷心兮貞純翔有鳳兮遊有麟普天均霑兮

皇之仁維藩維屏兮其始自
君盛德兮振振兮子孫繩繩兮千秋萬春

自莎堤送張冝中盧省莅至柳巷讀賦以贈

翩翩兮飛鳶洋洋兮潛魚諒人生兮有情能不懷乎故居噫君人兮美且都被青霞兮佩瓊華長鋏兮无家故鄉渺渺兮越与吳感返哺兮慈烏北堂有萱兮菽水靡俱騁騁兮青驄謁告兮歸期祖帳兮都門我心兮愁思河水兮淪漪浮雲兮孤飛與子別兮吾能不悲綠綺兮孤桐彈淮音兮歌南風山川迢迢兮思難窮望旋旆兮歸鴻骨肉斯文兮惟余汝同風言還兮无使我心忡忡

述懷賦

大道爽其如砥兮民狙詐而多端鄙驕虞之嚼枯兮慕鷹隼之

貪殘迂夷齊之節義兮尚羿莽之權奸雲靉靉其蔽日兮水泛泛其滔天民蠛蠛而為魚兮孰能極其憂患嗟禹功其誰繼兮豈不在乎

聖神令宇宙之重開兮使斯民之咸仁馳騏驥而抗策兮願及君之後塵時循環其踰邁兮吾獨惜夫陽春恕予駕兮平皐躍予足兮河津顧狹邪之不可陟兮將俟君之闢閒進何敢以貪榮兮奧方寸之有濟退不求夫偷安兮抱仁義之昭指諒天道之有常兮窮達由其所形歷坎囚而亨兮履隨豫而能貞脩純一以寡過兮羗居易而俟命無驕吝其何憂兮聊從容以養生

雲深書屋

山盤桓兮入杳冥其雲濛窣兮仰不見日與星猿抗攀林以叫嘯兮虎豹踞谷而紛爭若人胡為兮處此意氣閑逸神如冰書揮

架兮萬　屋架君兮數楹探　陰陽之秘賾兮擬邃古之群英游
曾巔以暇日兮聊嘯歌而攄情歌曰嚮彼平林兮百卉主之柔
柔有鳥懷春兮遷喬出幽白日出之悠、奈西馳兮羌不我留
適宇宙之開泰兮拔茅茹以高舉考制度於春官兮遵伯夷之
餘矩命或乖於所適兮施或待於有時諒繁藻之鮮潔兮豈清
廟之可遺肅玉汝以增益兮將好脩而致之行藏安夫天命兮
信中正之可期

望雲亭為黃别駕賦

士生兮懸弧雖復懷乎厥家少學壯仕兮顯親揚名仕不遂兮
親何以榮曰既仕兮慕君居官有程兮違吾親竭心奉公兮甘
旨靡違朝思暮懷兮目云能忘岵屺可陟兮白雲可望安得致
我兮親之傍向雲兮依、倏而東兮忽而西嗟我兮人噫獨不

得與雲兮俱飛朝隮公堂兮暮返庭幃有願不遂兮望白雲而孤飛

橫雲山居為唐伯讓知州賦

山蒼〻兮欲雨雲橫還兮歸汝有龍兮不霖使雲橫兮愁我心弦松桐兮我琴鳴為不聞兮誰為我音

贈唐鳳

岐之岨吾不聞其声兮山之高吾仰其景行兮彼蔡龍氏之苗裔吾獨聆其名兮噫接輿之隘兮獨不見吾之徽兮鳳兮〻〻毋我外兮覽此德輝光示世兮

畫水仙花

若有人兮狂沅湘金莖玉質含清香翠雲衣兮佩琳琅我欲致之道路長江波滔〻兮蒂不可航斷縹緲之懸高堂天機與妙

歸毫芒凌波微步來銀潢洛神陽臺誠緲茫

風木軒 為吳與儀作

山有木兮茂以青風以撓之兮不安其生縈孝子之欲養其親兮時冉冉兮不待其榮山有木兮茂以豐孝子心兮焉窮歲月駛而親不可待兮譬彼木之遭乎烈風宇宙兮悠悠人生兮好脩我有父母兮不我久留萬鍾千駟兮適增我尤欲竭忠兮有君欲致孝兮何以求吾親必不得已兮唯脩我身維忠維信兮致孝道於我 君思貽親兮 介闢

題三香圖

山礬花兮幽蘭菲菲水仙冬榮兮瓊珮歲翹異根同氣兮何必二時諒千古之契心翳或似之王孫去兮孰已知歲聿暮兮若礬自持三者一心兮聊樂我私白日出之遲遲瀟湘水兮漣漪

豈不辭陶而遐思路崎嶇兮難徑馳信君子之操兮金玉其儀審厥象兮玩以怡固明哲之所為

賦小米小景

楓林青〻兮白雲悠〻桂樹團〻兮蘭蕙稠霊杓何之兮佇斯淹留

賦雲山圖

白雲悠〻兮群山其上長江浩蕩流其間何人獨坐茅亭下卻與真境相盤桓畫師偏能識天巧貌入冰紈極幽眇鴻濛太古長不老誰云女媧鍊石鮮補天使一見之驚絕倒山深〻兮雲茫〻美人何為在他方金華仙都只咫尺拂衣便可高翱翔叫初平兮起石羊尋赤松兮覲軒皇躋鼎湖兮挾飛龍翊元氣兮撫星芒過河鼓兮昭七襄謁紫微兮正天罡驂麒麟兮翳鳳凰

歆羨攝伏兮神明孔彰順思慮兮保厥臧披圖一曲歌慨慷書以誌之俾无忘

琴操

閔畊操

雞鳴孳孳將善是為而奚可以為本之不圖孰為我資　嗟我鉏犂率彼東菑翳我人斯毋逆危機　我柔与与我稷或或置之不顧曷其有熟　相彼艱畝狼莠實夥我薅我耘勞如之何狼莠薅止黍稷茂止翳我人斯厥惟好止　相我黍稷其蕡蓁蓁厥惟好之育我斯人　視我衣冠率彼王制禮義在心惟我斯繫　凡民有生食以為天禮義弗由曷惟永年　天降斯典以序我人翳食是活于何弗勤　彼火斯燎手可以撲原隰既炎江海弗沃　凡我人斯擇術惟微始焉弗慎噬臍何其

駟馬輕裘匪道弗由勤我稼穡人誰我尤　山有高岡水有滮浪驕我人斯我循我常

寫情操

日月逾邁悠〻我思心之憂矣曷云能來　陽鳥于飛肅〻其行終鮮兄弟能不慨傷　陽鳥于飛集彼南陸我无羽翰力不能追　蚕月條桑候雁北歸悵焉懷思曷云其羈　旆旌悠〻我心幽憂逝彼江波孰回其流　滔〻江漢朝宗于海煒〻園葵旭日斯待　葵生蔓〻企彼太陽孰不令德而有耿光　相彼嵩高有博其址君子于學曷云其已　駕馬十駕齊彼驊騮自愧蹇劣　進脩

畫龍

九五正中飛翔在天厥施斯溥復歸于淵

畫菜

肉食者鄙焉能遠謀濯畦有智其斯之傳

畫瓜

綿綿其瓞瞱瞱其實東陵布衣可与入室

題王均輔願齋卷

脩竹不改色遠山青四時疫氣有滋息高人會其幾

易齋稾卷六

銘箴

省菴銘 為盧奉祠作

力行乎忠信之事涵泳乎父師之言曰省厥躬无怠无偏故能以魯鈍之姿洞一貫之旨可以托孤而寄遠為萬世之宗傳勉哉省菴企聖斯賢

直內齋銘 為張紀善作

內以直外以方齋肅端莊夙夜乎周防敬勝日昌如時雨之霶玉珮瓊琚明德孔光君子作箴用昭弗忘

張思廣墓誌銘

故國子助教張公卒之八年余適其里其子士節介余同郡三文達以公所著存齋集謁余求誌其墓夫公以儒術過

盛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暮年懸車終於桑梓俯仰終始得天人之全矣又何俟余之言哉雖然墓之有誌所以垂永久示不忘孝子仁人良心之不可已者也遂不辭而為之按公名昌字思廣生於元延祐甲寅十一月十一日亥時世居平陽臨汾人生甫八歲動止端重發言有理趣祖父大奇之使就鄉校能日記千餘字年十五詣關中從師董實夫先生學舉子業逾年而悉其義為經義策賦皆下筆立就衆莫不敬伏年十八授魯齋書院山長丁內艱而歸後舉鄉貢進士將入廷試乃慨然歎曰吾斯之未能信何為者耶遂歸益研覈舊聞增益其所未至悉以聖賢道義心術為本弟子日衆公孜孜訓誘未嘗厲聲色學者益裕其德服其教多所成就時郡守知其賢以禮延致郡庠教子弟幾四十年率多顯於時 有時元政日紊先生益無仕

聖朝混一九有洪武三年以博學儒士應 召赴京奉
命山西搜採野史進奏畢於禮部講究禮儀未幾以疾歸六年
春復召至京見
太祖皇帝於奉天門親問出處閲其年老授以國子助教他日奉
旨試諸生於奉天門中選者八十餘人本齋監生多遂陞上舍前
後教者四百餘人多授職者九年復以老疾奉
旨賜誥命冠帶致仕胄監搢紳先生多為詩文以榮其歸十七
年考試山西布政司鄉貢科舉中選者高鐸等一百三十二人
公之採擇皆先義理而後詞藻去取以公衆悉愜服于後重脩
平陽郡圖誌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廿三日亥時卒於家享年七
十有八公晚年外和易而內有守与世无滌而益務著述有存

齋集五十卷其詩古淡易直出於自然其文理趣條暢斷斷然主義理而有法度餘率類是其享年之多而著述之夥歟其亦好學不倦而致是歟何其多也大父諱英字仲仁娶李氏父諱敬夫娶耿氏生公及兄思昭公娶許氏生士規元末任靈石縣教諭卒於洪武初繼而許氏卒再娶孟氏无所出而卒又娶陳氏生女一人適吳敬禮男一人士節奉公終而葬於祖塋之側以許氏孟氏合葬焉士節居鄉以經學教其里之子弟奉母陳氏以孝謹聞能繼其先志可知矣銘曰

汾河之東喬山之北是為張公之窀穸文章德行為後進式其以永息湨歸于無極

奉節堂銘

遼府紀善程彥亨以其懿親葛氏之奉節堂卷來求言栝蒼劉

仲璟為之銘曰

許氏之女葛氏之妻三九而寡人莫得與齊八十七而終儀式閫闈孝于姑嫜愛敬日躋教育遺兒象生同恩仁如放慶克遵義方節文不謬伯也司訓蒞乎泮黌起我髦俊仲也耆儒篤學躬行令聞令譽天福善人俾壽而康聞于

大廷旌節以彰孰云其死我曰不亡有子有孫衣冠濟濟曰秦斯節以成愷悌祭酒為記

親王錫扁亘爾後昆享祀其遠

尊聞堂銘 為仕融姪作

惟天生人有耳必聞不求格言雖多曷云惟不自滿聖哲是詢聖聖哲哲其言如雲膚寸成霖被物則惠聞其言者如時雨之新必能尊之敬勝日臻惟卑以自牧文而愈純不息不欺昭然

天君有銘斯堂今望沄沄

集義堂銘

義斯集道斯存俾其明明而旦晝之莫昏不齋而神不習而直積而不息以求無極銘以著之君子是式

慎齋銘　為朱公琰作

疾乎慎過全其生醫乎慎乃全人之生一劑之用六氣之行辨脉審方克敬克明持心奉身執玉捧盈以己及人令德令名慎哉慎哉視尔斯銘

集義堂銘有記　此銘二十年前所作因為記以表之

昔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吾比於昔賢多文辭耳勉至於化將何時乎姑誌歲月云昔　龍集庚辰孟秋之十日書于吴江舟中

義欲集〻則氣充而神明存焉不欲襲〻則餒而昏矣君子主善以為學而弗息也善積於躬而弗離也勿以私欲間也禮以節之樂以和之詩書以廣之君子之謂義也無徃而弗集也飢食渴飲適吾養也夏葛冬裘順時氣也君〻臣〻父〻子〻兄兄弟〻夫〻婦〻法天常也萬事萬變非義弗為也非義弗由也非義弗安也萬鍾千乘不驕也簞瓢陋巷不憂也白刃不撓也死生不亂也湛然而中也應於物而用也皆義也道心明而天理全必集之正而存之一也吾以名吾堂所以勵吾行期无忝於先人也在後之人溫恭朝夕維善之積式昭古昔以引以繹以無餒夫義以裕斯道於无極也耶尚慰吾先人也耶因隱銘而記之銘曰

有其名而無其實惟子之恥知言養氣義以為質集義伊何篤

敬孝弟允勤弗墮聖賢是至戒之慎之以永无悔

樂善堂銘

萬鍾不能使吾富簞瓢焉能使吾窮吾安得不怡然而自適坦然而從容也耶

敬齋箴為祠李至剛賦

莊其容一其心儼乎其有臨切顯之欽而昧以淫維予之箴勉焉无息確乎物之莫侵祈〻惜〻如玉如金肅恭神人式昭德音允矣君子福祿攸任

頌贊

酒頌

酒之物清以冽其氣上升暢以達狂夫為之縱以逸跳梁呶呼喪厥秩累我清德淪胥失翳彼哲人明如日其心塞淵煥文貞

威儀溫恭式靜謐設席肆筵賓友集肅雍和鳴御琴瑟獻酬交錯情普洽朱顏愉愉喜氣溢式禮不忒莊以樂是曰既醉賓受福

韓魏公畫像贊

宋治久寬人心懈弛不肅而齊實賴君子於赫魏公間氣所生文事武備屹然長城捧日之功持己之恭民庶以安國家以隆有嚴遺像百世斯享勗哉耳孫德音是象

徐伯祥畫像贊

體之充氣之雄確乎其有容將以公為遇於時也則未嘗掛簪組乘高駕駟以展其才略以為不遇也則放浪山水徜徉詩酒不苟售以希合有高士之風豈非不諧於人而諧於天者耶

張思廣畫像贊仕國子助教

其貌古雅其神精明存心乎六經以禮義而淑我後生游情乎

山林儀式乎泮黌視彼公卿家肥身榮而善不足称者其孰得孰失耶

陳理初畫象贊

爾本骯髒胡為乎繪事其中之靈工莫能形吾名之曰无形以遨游乎太清

王伯永先生畫像贊

不營時俗之利故名之曰懶有瀟洒絕塵之趣故名之曰雲绍見山之易學實洞貫乎　載瞻遺像山岳嶙峋仁者之徒肅諸縉紳

敬贊先叔祖都鎮撫小像三仙圖

壯年秉旄鉞嵗晚遊赤松君子有遠慮雲仍仰高風

敬贊先正誠意伯畫像

乳髯冉竈日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
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其用
天也耶抑人也耶

敬贊

遼府和盧奉祠詩

諸侯王君國子民翊戴
天子當承平无事之時游意文籍以道義自娛如河間獻王者
能幾人哉今
遼府殿下賜和奉祠盧廷絕詩清新温雅意　超　焉出物表
而忠孝昭著蓋不以富貴自累有平淡樂　之心
大雅卓尔者耶　臣謹頓首贊曰
崇高莫大乎富貴人以之而肆志夫惟　卓然不群悦禮樂

而崇聖文衛武抑戒河間敦古今我
賢王乃踵斯步兄弟友于忠孝是務爰
君及臣興言錫賦諏謀度詢惟
天子是輔義以為貴仁以為富誠一以為本中和以為度億萬
斯年永享福祚永享福祚惟
天子是輔

跋

跋富氏族譜

讀宋元老大臣事迹見蘇文忠公所製　國富公碑銘乃
謂以道事君者於韓公之言行　然顯於朝廷若
猷國當時蒙其澤矣其嗣續得不昌　南田富氏皆韓公
出譜系至今為昭灼其先有為工計　中某州刺史諱韜

者唐季隱居南田卒葬南華山今無為觀之東峙因名其山曰
刺史山此韓公之高大父也其子諱處謙為内黄令後贈太師
封鄧國公居河南遂為河南人逮韓公之孫承務郎僉樞密院
事諱亘亮宣德郎亘清者愛南田山水之嘉後歸泉谷其子姓
蕃衍因徧擇幽勝之地為别墅今居泉谷語溪之胄皆是也人
見其敦尚儒雅守法度有禮讓之士知其必韓公後也有諱燃
字澄川者尤斤斤質厚卞德兼称為鄉邑所推而仲璟富氏之
甥也閱富氏之譜諜觀富氏之子孫益知韓公之澤之深且遠
也遂書以識其始末云

書程紀善尚義堂卷

右前玉堂學士坦坦翁劉先生撰績溪程氏尚義堂記及諸士
大夫所為詩文

府長史劉仲璟為書其後曰人之為義者不以造次游衍為之止息不以喜怒愛憎安危夷險為之輟作非循理樂善君子不能也如其祖至孫三世接武惟義之為務而不輟者是固可尚也將自此以往弋延蔓滋而義不可勝用矣易大傳曰不習無不利士君子行已有道敬義立而德不孤子孫衆賢自幼至長耳聞目擊口誦心悟渾然天成自不待於習而所往無不順也程氏之堂其如斯夫

書筆華軒卷

趙文敏公特善筆翰陸穎之孫文寶能世其業會稽揚廉夫先生名其居曰筆華軒仍為文以貽其筆蓋深有意於文教之興筆得其所而光華也或以為李白夢筆生華而文才益贍二音二義之不同而彰著之意則同也筆為書以宣文之蹟文 華不

傳也天不喪斯文筆其與有功焉予有別業在吳興嘗游苹溪
沈原昭先生游每以文寶之筆臨蘭亭雖未得右軍書法亦自
有一種圓淑意趣器助於工豈不信然文寶不繼翁亦楊先生
所命名尤善截扎採擇得言外之妙可謂善繼者矣予馳驅寒
北十餘年雖不忍投筆而為戎馬事所碌々　東蘭亭於高閣不
暇閱覽使管城公與蔣史者從事或判署或為詩文時與之接
莫能竟日月盡詳歎蓋側々於懷抱者久之嘗回
京師而文寶已隔世往一再之亦不閑於迂闊也今年從
王寓中都稍得從容文墨因過繼翁見其子端果在吳興時
見端甚小今勝業矣索其筆試之皆精製純圓不減其舊益喜
文寶有後不忝楊先生之寵光云也予以筆知文寶及其子繼翁
又見其孫閱世如此寧无感邪嗟夫筆一技耳能善其業繼世

子孫尤見称於士大夫之公論况勲業閥閲可不以道義忠烈自任端年甫十七性甚淳厚予固愛之而勗焉會乩張公為貓古三字以遺端子因識其始末云

書蕭隱靖卷

書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民之難治非一鄉一邑然也固在道之得与不得爾以一鄉一邑為難治者盖其遊之未廣識見之不博治道之不得也今觀蕭隱清氏佐其令丞以治茲邑皆不大厲声色民化而事理由是知前之撓之者皆不得其人尔隱清質美才贍且以游胄監今小試於此輙見成効知其他日膴仕　天朝宣布
聖化被流沙而曁海外何止一鄉邑哉書此以俟後會之驗也

題趙南隱卷

鍊師趙南隱氏養真于混元峯下客有好事者為混元真境圖以貽之求予誌其實按師青田人世為仕族至師好清虛藐富貴學馭風雷役鬼神之術又善卜筭往往有驗猶不以為自足復從事卦氣爐鼎之奧覩其志直欲洞視萬古與太初為隣也少嘗遊四方歷覽名勝无能愜其意者惟樂斯地之高爽又得清溪主者王嵩澗氏之為依歸使无身外慮得以歲月澄其心神全夫元始正和虛白朗耀者他日道成白日高舉雖其功行道緣之至抑亦山川清槩之助與嵩澗成就之力者歟吾嘗讀屈原離騷其遠遊高舉驂鸞翳鳳逍遙入表下視四極崇高富貴皆不足以縈其心獨過故鄉必屯車齊駟徘回興感或至垂涕忍而不能捨也今師遠慕老莊近或鍾呂室廬宇宙輪轅陰陽无官守言責之事與屈子不同何獨惓惓於故鄉之山水耶

師好讀書垂老不釋卷其心必有所得難以語俗子者姑書子卷暇日以祭同訊之

書清江別思圖

清江別思圖者何孝博之親友昆族与夫方外諸公為之以杜其行圖篆叙文各一餘皆歌詩種〻風韻各見於其言意善夫孝博交游之多君子也宜其經涉艱難而卒能全就往來於鄉國閭以盡孝敬敦睦之道非偶然也孝博奉老氏教善軒岐術為人愈疾患往〻見効從可知其有恒心矣因書其後

書恬淡齋卷後

人惟恬淡者能無欲安於義而薄於利者也若鄒孟氏所謂豪傑之士是也非老莊虛無恬淡之謂也故士一或遭遇則尊主安民利及天下延於後世其次則功成名遂身退以全其節亦

幾於道哉浙江都指揮同知儲公永恭名其請書之居曰恬淡齋夫以雄勇逸群之姿而遜志若是必得其旨趣朝夕從事而玩心焉以求底於聖賢之道也兵法以令民与上同意為道蓋亦淡於利而恬於義然後可與同死生而不失其正也故以戰則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居則悠久而安皆道也不然則隨得隨失矣其擴充斯道由是躋督府翊戴天子以守成輔治致悠久者必不變所守皆本於恬淡無欲仁義乎而使人自安吾又深有望焉尚懋之哉

書養志堂卷後 為陶友志典仗跋

事親莫大乎養志養志者敬為之本故敬其身則身脩敬其事則事理身脩事理則無遺其親憂而養志之道得矣友志以忠信見知於君蓋能力行以裕斯義者也於是樂為之言

祭文

祭沈益昌文　吴　巽人

唯公受業於先正之門墻優悠文學而隱德不耀然富而能謙衆称善人是以无愧適時變遷乃逢迍蹇先正以從游之故扶掖匡濟亦云至矣柰何不四五年公遂即世暨于乃子曰值多艱竟隕厥祀君子之澤一至於此嗚呼痛哉玆者謁告還家道經墓下特以牲醴祭奠靈其有知鑒此潢潦尚享

易齋稾卷之七

書

擬代蘇子卿荅李少卿書

少卿足下無恙幸甚相去萬里遠寄音聲辭旨繾綣意氣哀切何者所出同而所處異也辱書以遠託異國悲心死聊夫風沙朔漠之場秋草早衰寒冰慘裂居人猶或厭苦況以國士慷慨羈客遐方屈身穹廬雜處異類又安得不戚戚傷心也昔武初見執時分以肉餧雨狼膏染草野以報漢恩盡忠齎抱義孫謀報佗節盡我心豈圖後錄不意單于懷漢威靈卒得脫艱難復故國獨拜茂陵於武初計誠已萬幸誰復望爵賞哉少卿提雄師震威武以寡擊衆摧挫強虜其欲報恩於漢心豈殊途然而功烈奮揚武誠不足希其萬一何乃臨變差跌卒貴史議上累

君母下及妻子使明主為少卿含憤交游為少卿失信武誠懸
懸缺望也武聞事君如天恩不敢忘怨不敢報故崇伯被殛神
禹嗣興與鈞受誅成子安晉聖人不以為非春秋著之通義所
以伍胥未免君子之譏而鬪辛顯賞於楚也先將軍事非先帝
意少卿承恩陛對時詎嘗念此今日曾可追怨耶蕭樊周魏避
追一時萬世之後是非自定耳昔荆卿沉七族以謝燕丹之義
要離焚妻子而復吳王之讎是以義昭於國士而名著於竹帛
人誰不死、且不朽少卿初心有意曹沫之事矣豈不能殉要
離之義哉夫以少卿才武慷慨當今之時翻然改圖則古人復
見於斯先將軍墳墓光輝增耀老母被戮之日猶生之年妻子
之恥雪交游之言信漢朝之君臣顧反躬自慚少卿之義伸矣
萬世以下無復遺論況一時刀筆吏哉若長往不反鬼於異域使

先人墳墓為叛逆之土隴西桑梓為降人之里漢方有辭以鄉
永愧矣惓惓遠懷不憚往復惟以鄉念之大將軍諸故人意與
此同永訣未期竹伺高義

序

送吳廷珪歸栝蒼省墓序 并詩

人生於天地間立心脩身內外飭而名實附不為勢利洟汩以
滑其志者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予每慕之而未覿其人焉今於吳
公廷珪見之矣廷珪世業儒其先大父以上嘗仕宋為顯官子
孫以詩書承其家至廷珪篤實而好學斤斤自守不求於時而
見稱於州里廬於先隴之側以文籍山水自娛澹如也洪武二
十四年 詔致天下老人集京師廷珪以年應 召選於天官
初授興州中護衛知事始至若無所為而亦無滯事人有澄撓

之者不見其清濁猶錐之處囊而未見其末也越二年底泛
親王建國宣府地臨邊境庶務始繁乃不改常度而事畢集凡
厥交游无所踈暱惟視禮法為去就於是人益知其賢称於士
大夫間以為才德不偏勝誠古君子也施於部曲閭文而不苛
容而不煩蓋慎重而无害者也可不謂之名實附而毅然者耶
比三年以事績考
王審知其忠實命復厥任莅事僅二年政有聲而績著矣於是
王念其父而勤謁告許歸省其先人之丘壠仍携家以來居於
官所善夫居官位於下列忠信乎於
居王非賢而能之乎必知所向方而立効矣且廷珪歷湖海之
寬覽關山之勝登臨懷古以舒豁其襟抱者非一日夫燕然龍
沙昔之所謂左衽遐荒今之衣冠封域也吾徒雖越鄉萬里而

不以為遠又可見
聖朝聲教敷揚遐迩一家着矣廷珪還故鄉父兄子弟致勞於
東下幸以此語之吾与廷珪俱㮣蒼人且有親故之契知其人
之久見其事之審詎能默於言耶同府諸彥餞其行咸歌詩為
燕然送別之卷請書予言為序因不辭而書之復繼以分題得
燕然山之詩其詩曰
燕然山高崔嵬燕然山下單于臺與公同是宦游客河梁送別
心悠哉憶昔漢朝全盛日匈奴時來驚塞大廷命將推遣
勒銘燕然功第一豈如我　朝幅員之廣莫内地燕然外沙漠
親王建國鎮宣府列衛森嚴盛貔虎中軍幕下誰最能吴公佐
畫常先鳴忠誠積久達
君聽顧問時常被

恩命經營庶務亦勞劬六年不見家鄉書關河隔越有夢到梧
楸燕翳无文趨謁告　玉墀下承
恩賜歸歟都門祖帳萃文彥白日晝錦榮里閭公還浙江東我
住京乾北先人丘壠白雲傍感物興懷長惻〻故鄉有弟姪箕
裘竟何如親朋想无恙回時寄雙魚熱然山椢　水相思遥〻
六千里　君恩優渥歲月長努力回轅遂終始

送盧奉祠還天台省母序

詩不云乎有憑有翼有孝有德蓋王者擇臣必求孝而有德之
人置諸左右養其仁厚之心消其邪僻之志於以感格神祇臨
長衆庶承天休而儀表於四方也府屬盧公廷綱天台人初以
茂材達于天官
陞授　府奉祠副莅官恭職濟於執利樂詩書而好文學頃刻不

自暇故詞翰尤精粹有毋君故鄉年且邁欲興致就養其伯氏以
道遠弗忍捨故不克遂其志每念之未嘗不嗚咽流涕心神飛
馳也久之
王知其為人乃試以事觀其設施每出人意表内外皆賢之旦
夕侍講幃幄出入惟謹暇日與予語恐其親一旦有不可諱則
抱終身之戚雖欲竭力所事其如方寸乱何或不幸而淚於此
雖人不我棄我則棄於人矣其若之何乃以情告于
王王憐而許之使歸省其親而渡來戒車馬有日矣僚友榮而
祖之各為歌詩請予為序予惟人之患在於无德无德莫大於
不孝孝德備而才能称之君子哉然後達于
王廷取其有諸已者施於事則義理具而時務諧矣夫人之於
孝猶水木之本源也豐其本則枝榮濬其源則流滋人篤於孝

則立身脩交友信居家理為邦治上而君王下而官百執事暨于民庶舍是則無以為人故

聖明之主雖内行无歉乃不自滿假必求孝德之人以為輔翼交修不怠治於己者愈嚴則化於人者愈廣孝道孚而天下平矣若廷綱之才美篤志孝慈於此行見之今以

王官歸故鄉升堂拜母親友畢集錦衣晝榮為人子而若此又何拘拘膝下而為孝耶廷綱勉之事親如曾子為臣如周公古人以為可耳不其難乎顧无足其所已能致力於内而不務於外猶長日加益而人不覺其所以然者異日馮翼之功著於邦家孝德之歌被於絃誦則吾不缺所望而為知言矣

贈徐仲成序

詩不云乎教誨尔子式穀似之夫教道之所以開後學繼先聖

明人倫而傳斯道於无窮者善似之而已矣華夷之人生而同
聲及其長也譯而通言豈其性之異哉教習使之然耳詩之以
後政異俗殊雖有善人而无善教仲尼之教善矣時不能用故
楊子雲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不亦悲夫漢唐以來未嘗不求治
也卒不得善治者何耶躬行之道不講人惟致飾乎外而莫能
致養乎内焉耳宋興周程張朱大闡名教則上遡堯舜以至子
孔氏其道則太極元氣之同流其學則体用相資知行交致孜
孜焉無一息之可間不自知其与日月星辰相為昭著者也
格致正誠以至于脩齊治平之効夫豈外求哉使當時用之
可以超漢唐而比隆三代惜乎文辭科舉之學盛而功名
之術行是以有一家之學而无万方之化也然使後學之士
知道義之所在者獨頼此耳嘗論教之之道本之以六經支之

以予史先德行而後才藝明理性而備文辭凡政治刑名錢粮
鹽鐵田賦丁徭與夫軍興漕運皆宜素講處則善鄉里之俗出
則資朝廷之急无為虛浮權詭以傷教汙世庶幾弗畔矣夫徐
仲成氏舊為永嘉人遭方氏亂避地居于吾鄉躬耕以養其母
積力讀書求道常若不及鄉里恭其義嘗請為師今予來自登
北而仲成從教于安固之壺山是猶見其積于中者以而聞于
外者遠也今
聖天子在上大闡文門之治立賢无方異日或有以道
於當世者又安知吾仲成之門無其人耶仲成宜勉旃

王氏族譜引

詩不云乎子子孫孫弗替引之替廢也引長也夫欲引其後
銘功盛烈之家豈不欲

其嗣續綿遠傳祀於无窮哉自有生以來延著於今日者又幾何人夫豈无富貴利達得勢欲以熏炙於一時者耶何其後之昧昧也原其傳世著姓由一人之身遞至於千萬人而今之詳畧不齊者何耶其變迁无常賢不肖異識習尚乖而紀述廢歟抑其德不足而傳不顯歟王氏之譜始於諱某者仕唐為某少卿世為錢唐人避兵居天台樂黃君寧谿山水之秀因家焉三傳諱某隱德不耀遂大昌其門以詩書淑其子孫歷宋至元遠有榮達者十五世諱某讀書穎悟明易學尤善天文風角鳥占抱負高尚游湖海間號涵虛子又號鐵笛道人晚年值方氏亂因種竹環其居號綠筠軒靜默恬淡不與人世接如此者凡若干年竟以壽終十六世有諱如愚字伯銘者涵虛之子也超邁不羈遂世其先人之學嘗從予游暇日以其著姓之譜求予為

書其端予聞之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觀王氏之譜知其世澤之傳昭昭乎稱於後世矣第其顯始於唐推其著姓以來則尚矣豈非先有陰德至唐而始顯歟令其子孫蕃衍多文學節義之士歷官前世皆灼灼可見不待予之所錄今獨詳於有道術者使其後人知良貴在我有非高車駟馬之所彰微又以引於後俾无替其先之傳也

樂緩齋記

世之緩者非一途人皆目之以迂衆人非之而不易其所操者其自得者歟其見利不惑者歟客有好古博雅褒衣峩冠趍中律呂言法典謨非樂不作非禮不居射利後時屢空晏如人皆以為不足而已獨謂之有餘常據幾而自樂揭齋顏而將書誠不能疾行而爭先甘後塵以徐徐安以處而忘勢以緩步而常

車他日豢龍先生連軒結駟騶從繁夥過其門而式焉客方晝寢聞先生至起而求衣乃韈乃屨乃紳乃冠舒舒出而見焉豢龍氏之從者愠而言曰夫子遊海内歷國都上者君王次卿大夫未嘗不折節擁篲執羈先驅誠尊夫子之德義甘至道之雋腴今彼何人獨處窮廬謀不足以經國智不足以耀軀而夫子乃徘徊按節若有求於彼者何歟蒙竊惑焉豢龍先生拂袖而咲曰若所謂寶珠玉之潤澤而不知菽粟之可以充飢而引齡也若徒見吾之榮榮燁燁豈能絜其百得而不足以償一失哉若客之道所謂日月計之不足歲世延之有餘豈若之所及也耶客姓錢氏字尹仁以樂綏名者其幽居也為之記者谷府長史劉仲璟也

蒙泉生記

山下出泉靜而清人性之理其猶是乎錢生貴善自名曰蒙泉生予訊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今子名是其亦有志於聖學乎生曰走也有志先生悉之乎否也予曰子既名其名而不悉其義彼園之檀乎其將以為觀美而炫外乎生曰走侍公之日非信宿矣切慕高義故捲：以請益也走蒙也蒙蔽昧不通之家也夫易之蒙山下出泉：為山所蒙而不能自達猶人為欲所蔽而不能自克聖人導之以道用刑人脫桎梏而底諸道焉功用大矣哉予聞生之言知其有所發也危生不應生亦頴悟遂拱手再拜徐趨而出過石頭城下登江東之橋縱目極覽觀波濤浩瀚之勢恍然而返曰泉之所出豈山能蒙之哉僕受教多矣予嘉其志遂為書之

養性齋記

天之形覆燾也善數者測之地之形高厚也善步者測之江海山、之不可量也以天地觀之則不待測而明矣人生天地中靈於萬物而不可測者其故何歟以其虛明潔淨能靈天地之靈者也後之聖人名之曰明德或謂之曰性其曰靈聰明聖以至於无聲无臭立言非一吾嘗以天地賦於人者虛靈不昧而已人憑氣以受之而氣有清濁清者哲濁者愚而萬彙之不同形焉苟非聖人生知之質又焉能得其養而不失哉陳仲雲避地居南田讀書談道以養性名其齋求予為之記予其人慷慨不泥於物知其所存者有不待衆人之所謂善而獨善之固不可辭於衆人之責已雖然陳生之志獨超於衆之所同者予安得而拒之抑予有勉於生者必伸其說夫河海始於濫觴千章萌於咫尺苟潤下之不充發越之不盛又安

淂成就也耶吾之所謂養者泼蕩不趍於世利優游不背於道德則仁義中正不待區處而自明矣生也有志於養性吾故述前

以諭之生能服吾言以勗諸志與日誦斯文而不為彼園之擅亦幸矣

野齋記

郊外謂之野坦蕩莽決之墟亦謂之野今夫平原千里林木莫草極望无際汙池丘垤不能使之崇卑鳥獸虫魚不能使之湫溢无城郭鄣蔽之限有曠朗蕭散之度是為野之狀也人或處其地稟其氣以生者貞不雕琢言无華藻衣食粗糲舉止踈率鄙鈍頑朴如未治之鑛擁腫之木者則謂之野人然其心不巧偽智不穿鑿順寒暑而裘葛隨日星以作息熙々皞々不自知其誰将雖庸夫愚婦皆能悉其態而智巧之士罕能察其微若

野之意遠矣哉聖人猶或取之以折夫末世之弊其用亦不小矣三皇開天肇立人極造作書契是紀是式三墳五典九丘八索皆以垂憲後世而今莫能究其文字之蹤迹也豈非質哉而文彩不著也耶至於堯舜文明其志與謨所記後世繼治夏政尚忠商質而已有周代商用昭明于四方公旦乃大為制度以文之自朝廷至于閭巷動作百度莫不有其文焉監於二代則秩秩乎其有序煒煒乎其有光也柔雜以降俗習靡薄史不闕文横議苟作褒揚虛美混厥善惡故聖人疾之曰質勝文則史文勝質則野與其史也寧野天秩有禮樂以和之上帝降監匪惟其儀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忠孝之義長幼之則至於山川百神昆蟲草木皆有自然之序自然之和者也聖人因之立為制度鍾鼓以宣其聲音玉帛以將其

威儀其文粲然可觀其事昭然可法故禮樂者天地本然之軌則也季世失實文沒其質諸侯力政僭擬非一雍徹繁纓潰于私室故聖人疾之曰先進於礼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以聖人之所寧為与所遠者觀之則野之為用不小也亦彰彰明矣老聃莊周皆疾當時文勝之弊立言著書欲矯其弊而歸於野其意亦良矣吾友吳宗文氏居栝山之陽讀書談道將有志於當世者厭後得支離之疾乃浪跡於丘壑以圖籍山水自娛名其燕適之居曰野無得非以其地之曠蕩歟抑亦取莊生一年而野之意歟今予所論与莊生之意同乎異乎必有能辯之者雖然莊生之言曰与其是堯而非桀不若堯桀之兩忘也故以裸葬為无累臨喪而歌徜徉以為衣冠礼樂典章文物紀綱法度不如洗露盤礴割斗折衡縱釋大盗之无事也野則野

矣無乃太野乎吳子曰善請書于壁間以為記

玩雪軒記

人以血氣食色之軀不能无情由是而玩好嗜欲之不能絕亦其宜也昧者縱慾貪饕侈靡放逸惟情之殉而不知止乃有以其所欲喪其所以欲者不思甚也惟君子惟能約之故取寄於清淡无情之物以為玩好久則情与習一私慾消而天理純矣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後之君子有以愛蓮愛菊愛梅或取夫山川草木日月風雲之所感遇得其蕭散高致有以忘寵辱去係吝者於以寓言玩好之情亦將與其与居之久而吾之情與彼同也夫會稽張生濂名其居之軒曰玩雪求余記之余聞物之清真潔白者莫如雪溫氣迫於寒而不能散為寒所凝而為雪故雪之時初溫而後極寒人之玩之未嘗不毛髮森竦

肅然无褻狎意其似乎君子之廉介儼恪可交而不瀆者歟宜生之深玩而得其意也或曰雪之物嚴互栗烈當隆冬之時隘川塞途使人不得和顏色而居處昔人氷山之諭以為知言豈君子之類也夫予應之曰天地順運四時行焉寒暑節至故和氣應而品物成寒雪之不可无於冬猶暑雨之不可无於夏也且賦詩斷章采葑菲者不遺下體吾取其清潔肅爽而已又嘗觀夫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朔風起寒同雲蔽空於是乎霰雪交零不終朝而宇宙一色光耀瑩潔王公大人與士君子之處溫室廣廈者重裘毳幙爇椒熾獸薦肥酌美烹茶賦詩豈不麗且清哉其亦有念於蓬廬鶉褐之士與征戍輸轉逋負失所之人乎張氏父子皆樂善博愛吾恐其於玩雪之際此念一驚於心耳得不撓其與耶姑又附于孟氏雪宮之末論云張氏以忠貞文

學為越世家先輩及今名達士譜載甚詳悉茲不述特記玩雪之一事耳生善畫梅花深得飯牛翁家法梅之花與雪同一時其取類皆清潔者也

易齋藁卷八

易亝藁卷九

序記

頤學亝記

傳曰不學將落言人學當及時不可游衍同其遲暮而落也頤學乃公西赤對夫子之語蓋謙退不敢遽為己任者夫子之誨人曰敏而好學々所以求仁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嘗以冉求退又勵之曰今汝畫皆甚言學之不可後於人也若是本府紀善會稽張宜中名其從孫鍊讀書之齋曰頤學或曰將勉之為學乃先為謙退以抑其志無乃怠乎宜中喟然嘆曰行或同轍而異途言或同文而異義吾豈不見夫所謂學士大夫之徒者嘐大言廣論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高尚其志固將驅駕前哲而凌躐當時者矣然考其踐履真實成就果何如哉吾姑

其志使就於學非使国執譙退以息也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使夫志願於是豈不可哉予善其言益嘉其能訓子弟之得其宜也嘗讀周書至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蓋撫卷而三歎傷教道之不行也世祿王者眷念前人忠勳恤其後嗣貧之以稽古崇德而象賢者也至於愚騃不肖之續将以丹書鐵券閥閱門地如天置地設之不可移者幼則驕惰長則放肆傷敗礼法以至悖于天道而不可救豈其生之不幸歟其法家拂士父兄之非其人歟抑其居之使然狃於富貴驕淫之習而教不能入者歟三者一居於此則淪胥亡矣是以喬木少而故家者難得也今觀張氏以守臣死事之家世祿前代居於越者僅八百年本支蕃衍文行名達之士不乏于時吾今所与游者宜中與其二子及從孫為世者三輩皆儒雅周慎跡

其往之膴仕可推而知後之来者固可踵而繼也其故何哉良由長者能教幼者服膺以聽相延為習者也嗟夫世道靡敝子弟之不聽於父兄也久矣若宜中之能以遜讓之訓挫夫少年英鋭瀰進之氣為子弟若錬者奉々於長者之教必克由禮而不至於蕩也所願學者莫切於是詩曰此令兄弟綽々有裕家道之綿長也宜哉又將可為後進法

思親堂記

建昌王璀少為泮庠生父家以資多中徒于

京師因居焉父殁母氏暨諸弟蒙

聖恩俾歸故鄉而璀以才薦就　天官從事能謹已之職不以要肆進趨介于心惟以其父之不逮于養又不得親奉母之甘旨切々然致其思猶恐其或忘也又大扁以著于堂示出入起

居之存乎親也介其友葉滑新氏求言于余々聞人之于親孰不知其生身鞠養之恩也然其少而慕長則置而不經於心此流俗之同情也孟子以五十而慕者於大舜見之甚言其難得也夫人之心一則專二則分々則莫適為主矣滔々者皆是也耳目之撓於聲色心智之馳於勢利交游紛於前妻子累於後苟是時不為中外之所紛擾而思出於正者唯純一之君子為能之且思多則致疑思苦則耗神疑與耗皆傷人具也人不可以多有也惟思其親則愈久愈專愈切愈誠蓋不為歧途以起其疑與耗之弊也其出於正而關於天理人情之至者歟予嘗觀夫山之大木乎其榦隱卑其枝葉之蔭若垂天之雲其根盤踞入於厚地者不知其幾千百尺此其本之固而發越者盛也夫孝人之本也今子之思孝之道也有其本矣尚憮々然如不

足者將在乎封植之固發越之盛者歟今夫才華藻思子之固
有也學問思辯子之素習也居官蒞政今已在大府猶登之果
之高而觀巨海然尚何待於子之言哉雖然人之欲善之心無
不同也而所以為善之方則有此以為是彼以為非者為古之
人蓋慮已博問不是己之所是必求明者以折其中焉不能已
之所能必求達者而正其偏焉凡事如是必求底于道而已也
況於倫理之大者敢不悉心究圖以求盡夫天人之至者哉然
思其親者存則思所以養之思所以敬而事之歿則思所以祭
之慮高悽愴之思所以感格之又思所以貽其令名於不朽必
躬行篤實與仁義者為比而後不徒苦其思也至於富貴利達
牲盝列斝又在乎道之得與不淂未足与並言也今吾子以思
親之誠博詢于人之言而求底乎道々莫大乎仁義必有明達

之士為子悉其緼余姑發其端云

樂親堂記

孝子之事親也曰養之云乎亦曰樂之云乎三牲列鼎養口腹也冬溫夏清養肢體也華筵綺席絲竹歌鼓所以娛目悅耳者皆養之〻具也而謂樂之可乎夫欲樂其親者必躬仁履義俯仰無愧怍貴賤夷險處之如一无毫髮貽其親之憂所謂真樂也常人能之乎吾同府護衛指揮駱公秉忠名其堂曰樂親紀諸張宜中甫為大篆以扁其楣余聞而嘉之吁人〻皆知飲食忠養之可以樂親而不知躬仁履義之可以樂親也秉忠為人純愿清秀与人交謙和守禮節事

君出使俱往〻有成績好問服義絕與流輩倔强者不相似即其外以覘其內其能樂於親也必矣曩在寮北與余同奉

命訓戎士秉忠激厲奮發不撓知其為君子之勇也使其遇險難冒矢石必能奮不顧身以成忠君報國之名親其有不樂者乎禮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吾於秉忠有望焉

延慶堂後序 并詩

君子之長國家者必同於天人之理積善垂訓致其福於後昆也人之智愚不同而欲其子孫福祚祭祀不輟則同也君子知其然欲立身也正事君也忠養民也惠使民也義不為衒耀表襮致飾於外必恭謹省察積集於內不獨善其身必著其嘉言善行以為後進法善裕而福延于子孫則謂之餘慶慶者賀也故君子之積善而受福人心悅之而以為賀知人心之同於善也君子必因心之善以合乎天之理故天錫之福而人悅之所

謂同於天人者也君子長國家者務此道也小人反是故君子積善善訓可繼者已也後人能嗣守不輟者天也君子之子孫象賢而受福者慶也人之心以為善也喜其善之及人可以為賀也小人或得福幸也幸雖繼也人之心不以為善也莫可為法以及人奚可賀也君子必積善而受之以正合乎天理人心之所同是以澤流子孫可以為法可繼而久也豈不可賀也耶予讀前春坊汪先生延慶堂記及其命名之意知積善餘慶之驗也徽之績溪汪氏自唐越國公諱華者始盛至宋諱其者仕為御史大夫累代文物相承積善力行本支甚繁衍也念幾世孫齊忠又孜孜於善求言講學慎擇之不怠富而好德居鄉里慶宗族以善自安必將永於後也春坊之名其堂也實稱其文意敦雅惓惓於善而歸於誠服其言蓋所以延慶之物也

遼府殿下賜詩以美之趣尚深遠期以永久未易以片言幅紙頌而盡也若夫汪氏自越國而下為世凡幾十為年凡幾百累世為善出處之跡必有㪽載惜乎予不得而詳觀也紀善程某過予求言以廣其意讓不克乃為序於後而系之以詩曰

善積成名其慶繩繩　君子之孫厥德有馨富而能謙惟善是承古訓是稱格言是徵　允矣春坊傅哉其言事物之理孰為善先洵美

仁王樂善推賢与人為善已實有焉　汪氏之孫越國之裔問學進修用永厥世　擇善思誠春坊之訓受而實之天人斯順

仁王之詩礼昭昭　拜嘉服膺延慶遥遥　奕奕龍山迢迢黟溪君子之孫忠孝是濟仁以為家義以為蹊積丕不息仰止以齊　肅肅君子邦家之幹秩秩　大猷斯屏斯翰勗爾滋昆善

以為冠善以延慶於赫有爍

紫芝山房詩并序

可以仕可以隱聖人之事君子之當務也君子之心豈不欲揚于三庭使仁義孚于上膏澤被于下其隱者蓋不得已也或其時之未至則韜光育德以俟善價所以從容仁義必有其道似不汲汲以求售也今工部尚書鄭公未遇之時居閩之建寧築室於芝山之下因名曰紫芝山房讀書樂道若終身焉他日以選舉由泮庠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以清慎見稱出佐藩閫剸務理而民賴以安由是知其蘊積之厚見於行事不露聲色而各得其要也曩者過于公館屬余為詩嘗為之而不工未敢以獻也後數見公于 京而匆匆不及言余將以為任大責重縈掛思慮有不屑于此也近公 以事來中都予以臥疾弗克迎謁

從佐盧廷綱來道公意仍以索詩為言久知公之未嘗一日忘
其所謂紫芝山房者豈非以其舊日道義之積源委於是見于
今者乃其用也芝太平之祥也王者德及昆虫草木則芝草生
故四皓茹芝于商山今
聖天子在上公之遭遇豈四皓可与同日語哉既序其略復系
之以詩曰
閩中盛陽和隆冬若初春所以紫芝山秀氣常氤氲禎祥有餘
滋生賢如甫申築室山之中芝生爵輪困讀書務古道入仕非
為身要將聖賢意淑此當世人一麾守雄藩已見康斯民于今贊
帝工任重事愈殷況當旰食秋忠心益勞勤藝事陳遠猷補衮
昭三辰濟濟進受斯弼哉善人隣於焉歸舊居復鶴迎鏕輪洋
洋紫芝歌永久鎮蒼珉

康濟堂記

醫士黃大舉京口人也家世自宋為醫官數世相承習儒以紹其業大舉賦性凝重清雅篤慎与人交未嘗褻狎嬉戲亦無忿戾色眾皆以為古君子也少從王又新先生學易值時艱仍以醫鳴究軒岐三世書洞悉其義尤長於小兒科其大科傷寒諸證皆不後時輩愈人疾不好代其功貧者或不能償其藥之直亦不索後有病求之復與善藥如初棄前事若無相涉者尤不厭人求請時以長者称之洪武中

王聞其為人召諸幕下事〻尤謹居宣府若干年風沙寒冱人所厭苦大舉處之裕如也每与人治病如前所云去年秋扈

駕入中都自八月發宣府由白登至大同渡桑乾踰鴈門出代谷歷太行羊腸之險過伊闕濟黃河驅馳道路凡八閱月大舉

偕其醫官與同事者侍從母息所以劑溫涼輔六氣愈益詳慎
王躬燮和儕輩以功歸之大舉未嘗敢專也凡愈內外人疾皆
應其術之施獲奇効尤夥今年夏
王以其勤謹賜告歸省二親從游大夫士咸為詩文贈之具儒
而為醫又可見也啓閉畢而還寓于功臣廟之東求診視者尤
衆惟以病之緩急為問而發藥不復議財賄較多寡也紀善會
亂張宜中而善其事名其堂曰康濟籀古大篆以遺之請予為
記予初遇大舉於儀真即以安分許之今相從將十年無炎涼
趨背態益見其中有守而行之以誠也因釋康濟之義為之言
曰康安也濟渡也猶人欲濟大川得舟楫以渡之不勞力而等
平地是因濟而致於安也如不得舟楫與得之而弊遂折檣者
皆不足以語安也人情莫不欲安而疾病憂苦乘之或以夭橫

而不克享天之福如涉之不能濟因致陷溺者也軒岐之術專以藥物針砭抑六氣之偏扶人顛危以底于安故曰亢則害承乃制其瘦弱不足者則補之引之滋助天和使復其初亦猶濟之致於安之所也行斯道者以濟人為務而存心致之擇其藥辨其味類陰陽燥濕溫涼平和寒熱之性畏惡制反之當避與所當用審其宜而施之君臣佐使合而為劑以按病源而投之期致於安而後已其康濟之謂乎大舉少讀易未嘗言易其取捨詳審而沉潛有守其深知易者乎他日以其康濟之心致開物成務之用者未可量也

全生堂記

今年秋予卧疾中都醫士郭原奉

王命来視服其藥旬日而愈醫能順時氣為理亦善矣暇日以

其家乘及行狀示予蓋上世仕宋居官涖政皆有功于時掛簪組者凡三人始居天台從徙于杭原居杭又五世以仕門子孫業醫名其堂曰全生趙公仲穆為之書扁其名通於士大夫間從之可知矣醫以全人之生為心其仁者之徒歟或曰有生必有死醫焉能全之其誰也耶應之曰生之盡其壽而死是謂天理之常雖天莫能全之況於人乎其札瘥暴橫藥之則生不藥則死以其藥之而生名曰全生亦不謬也風寒暑濕之中於人或客忤昏眩顛仆暴絕應手劑而起者有矣尸厥亡陽施砭熨而復者有矣出入起居時氣亢害羸形伐性虛損勞弊藥石可以理之婦人血氣孩嬰瘡疹或失其經或瘖或積藥石可以痊之凡病之危篤而天期未盡者皆可以藥石延之使逮當盡之期是全之以致於此時也夫自有期之盡者觀之以為不全雖天

地非全物也自其未盡之中或能引而延其歲月姑謂之全亦可也功業成蹟者莫不如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原之為人安詳淑愿今以醫道叅侍王門衆稱勤謹暇日發其所學以全人之生而札瘥暴横頼不殭殞者亦多矣會昆張宜中氏滾為籀古全生二字貽之與人為善之心也吾聞仁者好生而原能全之固有先得其心與同然者也吾王甚好仁又喜原之得所依歸將見其所全之生日廣而仁不可勝用也其名聲又貽著于永久也是為記

廡仁巷記

金川謝子褎氏来尹慶之青田越明年政成訟理逋滞悉舉民樂趍事予時養疾中都邑人有行役至者勞以酒食而詢鄉里

之故曰迩得賢令尹民賴蘇息其可賀也復曰尹之賢何。如曰不受浸潤不通賂遺民有言訟者必先之以禮義之化使自思省必不得已則為之辨得其曲者猶哀矜之再三然後底于理軍府所需必均其戶之力明立期會以責其辦力不足者則補之獄重囚逆尹乃出己貲募勇敢者前禽之無脫者其大率如是吾未悉其詳且早晏勤政事將見其治効之不止於是也又訊之曰前數事者是已然尹以單車蒞政何貲募人乎曰尹西江之大家也其家人子弟給餉不倦故能爾也予聞而益善之書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尹其能訓者乎又觀近世之涖事者率以己之廉不恤民瘼尹廉而恤民若是其廉而仁者歟因摘古廉仁二字以遺之使演軸以為後會談論之資縉紳有識之士咸以予為知言為詠歌記序以贊美之於以見秉彝好德人

所同之良心也予後謁告歸來拜 鄉遂市井之言不殊於前益
以見尹之始終不踰其操以昭 數千里之外不妄信也縣庠
巽菴先生謂予曰公既為尹書廉仁 二字必能明其義予識陋
不能為講語固辭不獲遂記其實于卷末以俟夫修循吏傳者
重發揮之

頤齋記

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知天地生物必有
所養也而聖人為大聖人之理萬民亦必有所養也而養賢為
大養之得賢則心腹耳目股肱之良於 以建皇極立綱常明禮
教仁義行而恩澤洽使民得其養而安 且久也大哉養乎天地
之設施聖賢之教育民物之豐植有非 雨露之所滋益而庶衆
賴以成者也然則聖賢之所自養以 其大者亦必有其道乎曰

誠其心一其志寢興飲食息必謹敬義立而神明存焉善惡辨而職事理焉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傳曰能者養之福此之謂也王均輔氏築室衢溪之北環以群山帶以流水繞以迴墻蔭以松竹讀書樂道于其中夫所謂與物無忤與人無爭而卒以全身遠害者必養之得其正守之得其道行之得其宜也

均輔之伯父名謙字益友少從永嘉鄭如心先生學軒岐書得承制配合之術尤精微或群其藥物或變其溫涼以平時氣以天和為人愈疾患与平居所以攻無疾者節宣適中疾徐合雖以歲月獲安為功亦不踰時濡滞以混厥標本也與人交无少長貴賤皆接之以誠實臨利害處危難未嘗便已以陥以是益親之享年九十一歲常康健若少壯者比終惺〻然改常度而逝隣里之人悄若喪其親愛又以知其平日養已

養人各得其道也均輔能世其業尤為鄉里所推擇為善人與其子姪若孫同居以手指計者凡二百許雍穆如一日里之居百餘家父子相繼自 本朝以來四十餘年未嘗有間言其所與游者又皆以礼義相敬愛不以炎凉氣燄為疎數也先君誠意伯嘗善益友先生之醫而嘉其有守尤禮貌焉常謂之曰處心平善以居鄉里宜其康寧而壽也先兄叅政府君暨余與均輔交游其善嘗過其居覽山水之秀笑談倘佯於其間察其人敦厚固慎安於義命又深得夫養生之道與所以推己及人者因名之曰頤齋石樓黃先生已為之記矣今余以疾蒙恩歸于故園均輔復請余誌之因述其詳且欲請其養之之道以起余之沉痾也

序記

雙溪漁者記

客有居于枯之雲陽東阜以雙溪漁者自名暇日則持竿揭緑釣于淵阿歌曰溪之水兮湫々黿鼉不驚兮蛟龍不游遊者如斯夫孰為汝留聊舒情兮優游芳餌兮香鉤魚不食兮非吾求與其負重任而顛沛兮寧踽々涼々而無憂或問之曰子居非雙溪而以其名得非慕沈僕射為人乎客曰吾不忘吾宗耳又曰子非以漁為利者而以漁名得非時之不足予所乎客遂掩耳而走他日有以其事語余者余甚異之訪而得其人為沈其姓璘其名廷蘊其字也蓋一行禪師琴堂星命之術為人究災福所以趨吉避凶者言率多驗其迹雖脫畧而行止尤謹厚其

所蘊藉固未止于此因記所聞見如是者并誌歲月云

葉廷鎮金陵送別圖叙

客有羅公任氏欵余太平里之寓舍作而請曰僕與友人葉廷鎮氏同事天官簿曹職力公事暇則退居私室隣家伊迩珷相過談話以禮法匡所不及而廷鎮有過於僕者多矣比及三年未嘗有所褻也廷鎮今以功最赴候友皆為之喜僕雖同於衆情而尤惜其別嘗說好事者為金陵送別圖卷將求士大夫詩文以嘉貺之未敢泛然謁於諸公也公於廷鎮為鄉先輩尤雅知其人敢請叙于卷端且以勉其進而道僕之不我遐棄云尔因其請篤遂不辭而為叙曰詩不云乎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蓋朋友之所檢束者必以尊嚴尊嚴既濟其宜則後嗣相承於孝也夫友者友其德也德必本于孝也不以尊

嚴之法行之則何以示後人以為孝苟能以尊嚴之法為孝則
能致其孝矣移以事君則能致其忠矣用是之所據求以相助
益也者皆必由此道也廷鎮與余為同邑而其居在鳴鶴鄉之
子規峰下翕斜之山麓其前而其先塋在焉顧山擁其水流出
之所若屏風狀其西則石門洞天在大川之傍距廷鎮家可二
十里許其先世業儒始顯者廷鎮始由郡庠生從蘇平仲先生
學經業洪武二十三年春他邑之刁訟者以罪誣其師并中廷
鎮憲司雖知其冤而畏刁訟之健莫敢公為辯當以法則師連
而弟子輕廷鎮奮然曰與其辱吾師請以吾為解遂書囑其弟
以家事奉二親乃承于吏曰某實有罪師無與焉平仲遂免而
廷鎮由是赴京
欽送刑部問事歷都察院巡案案牘甚煩劇極勞悴三年无怨

辞或問其故惟引咎自責未嘗形於言余蓋深知之也後丁外
艱哀毀不能事事以例歸守制卜宅兆於翁斜之陽舉柩以塟
一循朱子家礼毋敢出入鄉里皆称之期年余因展墓回
京過而慰之見其躰羸貌毀似不勝衰絰然寔見譬以礼使无傷生
以重戚先人於真中言及輒嗚咽幾絶哀動余之左右莫不惻惻
然者余愴然嘆曰嗟夫孝義之士固不以身為蔕芥也師道之
喪也久矣況有能代其師任患者乎三年之喪以禮文終始者
鮮矣況有朞年而猶瘠者乎其於三年者則易易然殆將過之
二者人之所難也而子僾為之子其勉哉子其勉哉廷鎮拜余
而別余後自藩府以歳事来 京師廷鎮服闋任 天官從事矣
館余其寓叙鄉里道契闊及喪故猶戚戚 連容問之對曰祥
未遠也傳曰賢者過之信其賢矣情過於厚矣移以事君其過

則過於忠也此文公朱子之所以贊美屈原以為忠臣孝子必能明其所用心故於離騷之篇反覆詠嘆章解句釋以昭示於後人者良有以也廷鎮以母年耄以歸省未久數謁不得告其母以書來輒勉其無以吾故怠官事也且有先人之薄田足饘粥次子及孫足以侍養勿憂廷鎮每為余言未嘗不南望而沾衣也吾聞古之仕者以顯親揚名為孝因為服膺於賢母之訓而竭忠於所事者也予既善公任之請尤嘉其取友之義合乎詩人之旨因述其行事而書之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廷鎮以孝義為本有所立矣位將至矣尚尊所聞行所知以善夫其後也金陵送別之圖又見其契義繾綣云

送鄭子英知龍泉縣考滿復任序

漢民之歌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予嘗欲於詩筆中求識此議

者與講明之未得其人也吾括有屬邑曰龍泉世傳以為歐冶鑄劍之所因以得名其山川秀麗人多智能治得其道則易不得其道則難雖然豈其一邑獨然哉為其邑以最全者雖不乏人以駮黠者亦夥常詢其故而方之猶登太行馭巫峽乘堅馬強舟撫完固者則若履康莊泛安流也利劍之過盤錯人才之理難事亦由是也曩予因告歸展省其邑人有過我者曰吾邑之尹曰鄭子英甫河南鄢陵人也蒞政已二載許常以廉靜奉身以簡當馭事期會集而公務理吏不能有所優他無所作為而民得息肩訟庭省譁賄如牛馬走輩皆沛然遂其樂生之心其聖天子之德歟抑亦尹之能歟應之曰

天子之德實然尹蓋深知

聖意能奉宣而得其道之要者也官去吾固願見尹而不可得

今至　京師尹上計考于　天官稱職復任謁告歸故里省二親與會於葉廷鎮之寓軒觀其儀止敦厚因問之曰尹以何事治民而得譽若是乃遜詞无所答固問之對曰民本无事僕安得有事為予益有感於衷乃作而言曰善夫無事之能安民也是知理事者必以無事為主則欲不見而心不妄動心不妄動則事可得而理矣故廉以養心靜以制動簡以馭繁當以服人斯其物也使有民社者皆如是民其有不安者乎漢民之歌信不誣矣夫興禮樂致雍熙亦必自清靜无事始惜乎漢之不能弘闡之於前也尹尚加懋之哉使一邑為衆邑矜式以副
聖天子視民如傷之盛心願莫大焉坐皆稱善廷鎮暨其等遂請次其言以為尹贈且為他日考績崇秩之張本也

送羅公任歸省序 為葉廷鎮作

丈夫處世不仕無義仕而豈能人人遭際奇遇如虞卿范雎之於秦趙公孫弘馬周輩之於漢唐者哉故必積功累年勤勞久遠日漸而升者乃常事也或時之未至則屈於抱關委吏者往往有之然有志之士恒脩其在我不以崇卑貧富易吾操也羅公任氏世為江西南昌人力家事餘暇讀聖賢書事父母盡愛敬因其家有園池之樂凡故人親友必極力招致以娛悅之使父母不覺其勞如古人所云者與其兄居友于尤篤家道睦於內誠信著于外其州里朋友者无異辭由生員赴

京師以其聰敏見知天官留試簿書於是脩己愈益慎奉公愈益勤歷三年無滯事考功以最稱視其才固綽然有餘也行將超擢矣乃蒽然念其親之在故鄉定省䟽曠泣而請于所司意以為奉親之日有限報門之心無窮也得旨以歸戒舟檝有期

矣僚友諸彥咸惜其別 為詠歌篇章道情思進箴益以壯其行予同邑葉廷鎮氏以相從之久為礼義交為尤稔来請為序其端予惟仕則慕君既仕矣而能慕父母者古人所難況當進趋名利之際乎惟其中有所守故不以造次變遷而必盡夫天理人情之至者而不苟焉耳公任年方將而學日廣憶其他日所成就不止於此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古今之通誼也尚其勗哉

榕湖軒記

榕樹生閩廣間葉陰濃而来高風南方之宜木也其近水者尤茂盛湖者水之所畜也榕而植於湖傍為尤宜張彥通氏名其讀書之室曰榕湖軒求記於予按湖在閩之三山郡侯官縣玉沙鄉西南連大江通潮汐泛舟江之滸則有白沙驛玉溪亭在

為雞與五峙雙桂三峰峙其東北勝槩髣髴可想見矣居是軒
者攬山水之佳致蒐經籍之菁華存心養性將以探造化之秘
顧瞻聖賢之高蹤又豈直輕富貴忘利達而已哉彥通之言曰
吾之居是軒也安吾身儼如也存吾心一如也讀吾書以求經
常之實行不務誇靡以矯揉也游目於山川平旦之氣得其助
者為多而榕之蔭吾軒冬無嚴風夏無歊鬱湖之波光蕩漾涵
映日月有自然之趣難以名狀因名曰榕湖軒誌其可名者也
予謝之曰子之言善矣無以加矣將以頌子而勉之焉人之為
軒館者將以翫賞而讀書者將以文辭子之軒乃以安身而存
心讀書而務實攬山川之秀而挹其平旦之清所以拔於流俗
者亦多矣然而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期終之無怠敬之
無失使榕湖之佳致与吾心同為融化不其美乎固不辭而書之

思親堂記

從周氏從事天官以思親扁于堂雖不嘗於承顏奉養而出入舉措未嘗不覩其親之容儀也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人不見之而已獨見之扁之存乎堂思之存乎心親之在乎故鄉由吾一念之思適若在乎目前思之為用廣矣然而若虛无縹渺然必欲著其思者則亦有其物夫曰威儀德行以修吾身恭儉誠一以養吾心公忠清慎以奉上勤強明敏以馭事擇善必當去惡必審竹吾明闕吾疑思无貽吾親之憂則无適而不見吾親也豈非其物歟從周慨然嘆曰鄙不敏其能實斯言乎將勉強以從事焉敬受教矣從周嶺南人肇慶府慶州登雲坊乃其家也父沒而母存且有祖父年八十餘矣一弟為縣庠生二弟盡給奉養從周思而不輟者由其己之心不能自已也

恒睦堂記

括有世家曰項氏居龍泉縣之安仁鄉自唐已來奕世相繼若千年矣至諱其字子永號恕翁者又以詩書德行為族白眉常名其堂曰恒睦所以崇友于厚骨肉示悠久而不廢者也因廣其義以伏臘之餘貯穀若干石以周隣里之急歲歛其出之數而不取其息負不償者因以俾之來歲不復貸如此者數十年里人皆便之恕翁之孫佐介予同邑葉廷鎮來求記其事予時適讀竇禹鈞傳乃慨然嘆曰姬周以降民失井田能自振無缺者幾何況能推其羨以恤人之不足者乎其輕財任俠為豪舉者又非君子之道也若項氏以儒起家而躋膴仕或以儒而醫能存心於愛物觀其宗族譜系可見及其名堂之意將俾子孫肅雍永睦悠久不息可謂有物有則者矣佐字祐民為人警敏

而能讓又能闡承祖志知必能大其後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必由禮義之途而加懋也

竹隱集序

隱以竹名取其節也虛中備幹柔枝翠葉歷霜雪而不悴竟歲寒而晚凋與松柏同其操非有節能如是乎炎蒸鬱降溫風如烘入竹而清且涼如善之化不善忘其初之為狂節之時用大矣哉士有飢不得而食寒不得而衣蒲輪束帛輿馬臨閭巷節使趨門庭銜之以千金之賜懷之以通侯之印寧死而不為不義屈壯哉節乎隱者慕之推而達之見用於朝廷安人濟眾託孤寄遠臨危制變惟義所適而不可奪出處雖殊其為節一也士君子立身行道不見知於人而不求人之知閒居獨善乃取則於物之無情可以寓吾理者而不於人乎

取之抑為輕世歟非歟抑有得於心之適歟抑可比德而尚友之歟徐生仲成結屋于鶴山之巔樹竹環四圍誦詩讀書於其中以淑其身而不求人之知蓋尚友於節也又以平日所得於心之適者形諸詠歌名曰竹隱集故為之序以勗其志生其勉之曰勉之

狂夫傳

狂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不羈好讀書放浪山水與好事者縱飲忘形骸大言造玄奧雖有識之士亦不能窺其淺深常時與人交則諄諄見誠實言行相顧能陰陽地理之術其取用與時輩不同驗於休咎者昭昭在人耳目聞豈所謂狂者歟他日𨒪予游有執易以問者曰先生善易者也因發卷得艮卦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先生以為何如乃率為之言皆

不蹈常襲而洞契不言之妙或以為神授先生遂直以此自任人皆謂之狂夫乃怡然受之曰此固善名我者也乃益肆其任嘗坦腹跳叫曰古之狂也真吾豈愧於古人耶允合不以談希言順以鴻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揚是豈知道者哉吾固揚之夫天地鬼神之秘不可得而言亦不可不言也使皆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人有就之者輒避去不交語或不意扣之者則極言無隱雖皆知其為有道之士然卒莫能得其要領因以狂夫著其名或言狂夫天台人姓王氏浪跡甌括間狂夫不為人言竟不知其果然否也

贊曰楚接輿之流尚矣如狂夫者其遺世絕俗而為之者歟

贈塑工 代吳興華溪沈原昭作

夫大慈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像教固末法也世人不見不信不

形不識舍像何徵爲不爲法人无以明證不爲像人無以仰瞻法爲像爲兩全无礙以至諸法並行悉无罣礙可也固知如来能離人我衆生壽者一切相也今妙嚴禪寺因兵燹以来蕪廢非一有沙門某者捐捨應身餘資鼎新創造三門大殿及諸廊房既成已後其中空々然无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者乃命善塑者某飾如来佛天諸像莫不儼然如真佛現世鐘鼓梵潮香花旛蓋莊嚴威儀莫不備具令人履其地如遇彌陀佛會遊極樂國此像之不可廢者也傳云葉公好龍真龍游庭豈非因形感氣得其應之速耶令浮屠氏以相感靈使人瞻仰生敬信心是亦教門之一助也若夫由相以知真因真而離相又非常言常辞所能畢也某今行告歸寺僧咸請余序以送之因書其所由云

恬澹軒記

距栝城東南十五里所倚好溪之南有勝地曰少微真境有宮殿樓閣以祠礼元始祖炁昊天上帝神仙百神有軒館室廬以居黃冠之士名曰紫虛之觀曰山川秀潔飾以金碧形勢壯麗光耀交輝造其境者莫不翩翩然有憑虛御風之想也前人蓋多記之昔章思廉徐泰定為道之時能致鍾呂與之同游竟以仙去其地之靈勝而人得以為助者從可知焉予少侍先君子遊其所當時羽士之眾殆百許人少長秩秩皆瀟洒絕塵理初陳君年二十餘善小楷書習道業甚勤謹不接世俗事尤為先君所稱賞曰此子世味淡薄其從吾與赤松子游者也遂與俱入山倘佯林壑者久之理初為人和易莊重淵默平居淡然踐履真實而不溷於物即其所居在金闕寥陽寶殿之東南隅名

曰恬澹軒蓋深得老氏沖寞恬澹之旨故行之專而守之一也火候之暇則鼓琴浩歌太虛曠朗之中觀造化之運与日月之行若野馬經日況於高軒廣廈珍羞美服與夫世人之所趨慕而以為得志者之為哉昔人所謂以道視天地天地猶一物也他可槩見非道在我者安能得其審耶予聞河上公善老氏學其徒蓋公以清淨之道淑諸蕭曹漢文帝恬澹寡慾幾致刑措民受其賜凡數百年猶水火飢渴之得飲食而濟之以溫涼不其大哉商周以後治道之所推尚者也他日以語理初曰子今逍遙物外真忘世者或可以其恬澹之要指歸當路使為斯民息肩何長往而不顧也耶理初乃拂桐整絲鼓梅花之操而繼之以離騷適徵風度于松竹之虛隱隱然若有和之遂相視忘言而出予後驅馳沙漠今以疾告歸理槎携琴以過予

之易齋其神彩清偉踰於少壯而曠世之度若鴻軒鳳翥於烟霞之表嗟夫俯仰疇昔三十餘年人事變遷不可勝歎而有道之士乃若是神仙果可學耶吾將從埋初與太初而為隣乎因述始末聊為之記

易齋稾卷十終

易齋附錄

華編載書

存學白仲環內翰閣下南呂應候仲秋告涼敬諗令開福綏多
宜　世清道治
聖化光洽詢輿得采惟賢是務足下以神龍之標應景風之求
廷陛
天閣而德開四海允彼具瞻副此僉望聊末小子濫承執事覲
奉
玉音賁降衙門　恩過海嶽殊存殁之光榮也駑駘下櫪安能
展康衢之步以任鞭驅政恐徒費芻粟終年
睠德照養并吾兄其所以教我圖報亂義恆良會言存宿好
歸期甚速非我談宴翹〻之延領不勝思積厚為時節保愛光儀

不具八月廿二日章存厚白

送劉閣門使還朝序

仲璟故誠意伯劉公幼子也為人倜儻超邁綽有父風而舉止言論亦酷似焉其歲朝正
上望見仲璟猶見公
眷遇之優 賜予之渥未有若之者也去冬十月仲璟攜其姪務叔端詣 闕奏事
上於是以爵公者爵之仲璟頓首謝曰
陛下嘉念先臣甚假寵其子孫幸莫大焉然有先兄臣璉之嫡務在越礼而貪榮臣則何敢
上顧左右若曰儒家子固自与人殊它人不知出此也為設閣

門使處之而　賜鞍馬明日豸入　見遂使襲爲伯錫命告
第宅而賞延于世々且俾歸鄉上冢然後將家屬入奉朝請
上於仲璟叔姪如此雖曰篤不忘公抑豈不以其居家安分奉
法可謂劉氏之賢孝子孫哉初
皇上飛龍誠意伯應聘遂參　廟謀贊　神斷幾成　大業論
功行賞爵在第三位次公侯居　開國翊運文臣之首既薨
上嘉念不置而光寵其子若孫蓋非偶然者矣於戲公之德業
仲璟寔承之　國之寵祿仲璟寔膺之仲璟能以公之輔贊翊
業者輔贊守文于以追配伊陟巫賢呂伋使天下後世謂公有
子　國有世臣孰不於仲璟有望焉亦孰不願仲璟加勉焉伯
衡嘗從公遊視仲璟異姓兄弟也敢以是爲還　朝之贈而
亦以致愛助於叔端云洪武二十四年孟春既望眉山蘇伯衡

在栝蒼之郡學書

送劉閤門使還

朝序

秦府紀善祝廷玉譔

皇上承

天御極一四海而統之時則有佐命之臣誠意伯劉公膺勳勞之賞受爵拜封乃致事歸老以克考終既而

聖眷不忘仍授其元子璉參大政藩省其殁也又俾其季氏今仲璟劉公歲朝　京師錫賚優渥皆所以報其先功　恩至隆也歲洪武辛未復命之襲爵而公以其姪爲宗孫也在禮法爲宜稽首固讓由是

上益賢之既允其讓乃别置閤門使職以授之夫閤門近地也職是者親臣也自非世德之裔賢且才者疇克膺之稽諸虞書

典樂之教周官師氏之訓誨〻以德行訓諸胄子者乃欲其纘
前人之烈以世宣力於國家爾 朝廷稽古賚功其勛舊之家
恩既隆焉教亦至矣為世臣之繼體者可不深念之哉易師之上六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說者曰用師之時君子小人皆可用也至
於師終功成班賞之際惟君子為可以授封而任之政而小人
當之則易致驕盈以喪身惟可優賞以富之爾此古聖王於功
名封賞之際保全致戒慎重如是況在其嗣世可不謹身之脩
德之立而承其餘澤哉此漢史所以興感於伐檀也今仲璟蓋
孝友之實而有讓爵之賢斯非
天寵之所以隆眷者歟斯可以克荷其世賞者歟今年得
命予告 寵錫春祠于家行將復職 京師予送別於麗山之
下用述古制作誦之義為詩一章并叙其事以致贈勉之私云

詩曰於穆
聖皇統臨萬方謀臣淵深若平曰良勒名丹書登功太常
皇眷弗忘賁延世爵秩荐加霈澤丕厚
帝若曰咨格汝臣璟襲汝世封循甲子令璟拜曰辭臣有元孫
豈臣庶讓式礼惟安
帝曰俞扎汝姪襲爵璟汝惟賢德其可畧爰授閤門欽若使職
夙夜匪懈往扎毋愿璟拜稽首
帝德除侵敢不欽承對揚
王休
宗社尊安億世孫久璟拜稽首
皇帝萬壽

送劉閤門還

朝詩　　　　葉文範

開國承家

帝念功閥門通籍　大明宮　蒼龍闕下趨朝早　丹鳳樓前

聽漏終宣贊千官如水靜起居

萬壽與天同升平何幸身遭遇驄馬爭看有父風

集義堂記　　　　翰林學士王景撰

孟軻氏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又曰集義以生則集義者養氣之制也夫二儀萬彙本吾一體吾身之充然者二儀之氣也盈天彌六合流行不息充有室閡但庸衆人汨于私慾故失其恒惟君子惟善養之故能與二儀準集義以生之也然義制事之宜也集天下之万善而積之於已若事親以孝事兄以弟撫幼以慈安老以敬　收族以睦享祀以誠事君以忠取友以信臨民

以莅涖事以和應天以貫接下以度蒐弋以時發號施令以公立
心以不欺万善咸制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吾身之元然者盛大
流行无少虧欠肄之長江大河合百川之流内兩戎之水滔滔
活活濼濼洄洄萬里一舍過險不激觸石不蹔吞呂梁歕龍門
包灔瀩泄漠泻順流而東衆流為之助也而吾身之充然者勃
勃焉滃滃焉不可圖以不可以利疚不可以勢依沺沺若雲霧之
非而不可過盈盈若乾坤之量而不可限若馭虹霓凌太清而
與道為驂若縣墻風薄光景而以身為與集義之功也故求養
氣自集義始成集義之功含氣何以扎栝之芝田劉公仲璟誠
意伯伯溫劉先生之仲子令 府之長史也好經史諳當世
之故臨事當成敗有父兄風嘗以集義名其堂思養其氣也未
徵文予謂集義必自家始故先之以事親孝集矣故事兄次之

弟集矣故安老携幼又次之敬慈行矣故睦族享祀又次之惇
誠行矣而後出而事君事君忠矣故次之以取友以臨民信莊
立矣故次之以涖事以應天和贊學矣故次之以接下接下度
矣故用之以蒐弋蒐弋時矣故施之以發令發令公矣故今之
似立心〻既立其於義不既集乎養積于心氣充于宇非世德
之胄其孰能之宜乎日近　宗王贊襄庶政而有光于前烈也
斯堂之義庸有訛乎是為記

送劉左長史還鄉郴拱序　　右長史江都王友行撰

友行迂僻無似誤忝
府長史之命殊愧素餐不克補過而寡餘罪寧幸青田劉仲
璟父為同僚劉侯以勳賢之胤而留箕裘之學且嘗筮仕
大廷日奉

清光緒達時政善於是職者有由然矣予迂謬也則規之襄懋
也則巽之經史之疑趨尚之外則解之導之不獨盡同寅協恭
之義定吾之益友也何幸而獲是於其先君子於
高皇帝肇基之初累落殊勛榮膺封爵迄今有識之士猶仰高
風況吾劉侯乎茲以宦遊日久叩首請 旨開歸而展省塚墓
儆裝有期遐邇豪於吟事者率歌詩餞之而命予序焉嗟夫昔
陳仲舉六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復萌予可一日無劉侯乎
欲挽留而不得因為說曰丈夫飭身厲行著名於兩間者莫貴
於忠與孝也然此誠非二事移孝為思理則一也故曰求忠臣
於孝子之門良有以也劉侯之事吾 王也表表樹忠蓋之節
令復追念其親於久遠而欲歸祭掃可謂兩盡其道矣且父子
一氣也夷險得失悉同其情此天倫自然之性觀瓶罄罍恥之

喻義昭々矣豈幽顯殊轍可二其心乎殆不敢死其親也故聰於无聲視於无形者孝心無時無處不致其情也彼皋稷其行者於事生之礼且不免慎況其餘乎礼曰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今劉侯浦伏數千里川陸之途因之所仰心之所思專焉其誠莫不如在膝下則愾然聞乎聲肅然見乎面必有得於交乎恍惚之間矣區々俎豆云乎扎於呼予童非時四郊戎馬縛驂衣冠舊族流離奔竄如驚鴻脫兎各逭其生然覓於鋒鏑焚溺凍餒者不一骨肉能相保乎其子姓間有存者亦寄食於他人或苟拴異域茵日向茂春雨秋霜之感寧免先世在隴之念扎然茫然不知其所在者何可痛指言此孰不悲咽而抆泣乎殆同此秉彝之天也如劉氏父子前後際遇今又奉 旨遄家上冢其 恩寵光顯生順死安何翅穹壤之逾絕耶其祖祢必

陰遺碩德於人而後昆食其報乎不然何其若是之榮哉區區不徒歆羨歎慕而已述此為餞亦增鳳本之暁懷抱奚特離別而作思乎故不暇憲辭之陋也

贈劉左長史詩　　同前人作

雅人手提三尺起開拓華夷千萬里一時豪傑會風雲群驥既平天下理劉公自是儒者宗綸巾賜坐帷幄中群甚翊運若奇績發被伯爵加榮封功成身退栖山裏倭指勳賢能有幾選曾處士先故家易齋不愧名臣子辭爵親家天語褒講經復觀聖顏喜我　王分國瀕幽燕首論王佐當莫非共説長沙得賈傅毛遂脫穎何為賢竭忠輔翊日有効華端詞藻尤精妙帳門虛席聽談兵　公府徵車催論道顧余衰朽惟素食報効光功

徒學顏覲若飛蠅附驥尾匡王業安如山

贈劉易然左長史詩　府伴讀劉溪張守中

閥閱家聲蕩蒼賢衣紛紫獨芬芳閣門舊使雲霄立　潘府新恩雨露滂慈竹陰濃香滿座紫荊花發萼連床報君一寸丹心任汗簡千年有耿光

送劉左長史還括蒼省墓　奉祠副天台盧廷綸

阿翁已逐赤松歸海內猶欽舊國師萬世乾坤懸磐頌一朝文獻儀綱維家聲本墜山河誓寧不重沾　雨露私忠孝百年臣子職城南草綠更相期

又詩　同前人

紫髯參軍才且雄文經武緯蟠心胸扣頭不受侯伯封職司纓任金門中前年岳逆來訓戎翔漠万里兆逆烽手挾白羽鳴

琱弓指麾壯士如趨風帳門夜深燈火紅吾王宴坐資啓蒙討論治道輸丹忠出經入史無終窮歸來綺席羅群公滿酌璧酒玻璃鍾酒酣落筆詞愈工命意不與常人同清如冰壺玉盌貯繁露和如大廷清廟鳴絲桐疾如黃河怒風捲濤浪麗如錦江秋水涵芙蓉乃知作手自殊絕往往陳腐羞章逢作朝謌帝逢萊宮玉階再拜陳衷詞臣有父九泉下十年不見心忡忡天尊含笑賜歸省特分雨露沾楸松玉關虎頭歸意濃遨奕鶴僊來倚蹤明年二月花冉冉遲君只在都門東故園雖好休從容

送劉長史歸栝蒼展墳序　天台王俊華譔

府長史劉仲璟氏廿七年秋從之王朝京師既而將

昔歸辰巷佰蒼中朝士大夫與　藩府之舊游咸賦詩以祖其
行又俾余序其石蘭余聞元李中州遭亂離從宦之上遊河淄
游散而之四方者雖相接也孰不有鄉土之念哉然而故宮離
黍君華若貴所附者一皆與荊棘草蔓同為哀謝游衍遞化而
先人丘壟莫知所在有識之士言之輒嗚咽流涕也霜露之感
感於中風景之悲悽於外安得不永思長慨哉間有能知其地
而道里遼絕爨足有數千百里之憂資糧扉屨之費既艱且難
如是此管刻安所以晞之寫而為東人也士生其時幸耶非歟
皇上既有天下勞徠還定以滋以息凡出而仕者即得以父母
妻子從戍四三年或五六年又許展省墳墓以祀其先意之所
欲為無有不遂其志者亦其生之幸歟非耶仲璟家裕蒼光中
丞以佐　命元勛　賜老里第生榮死哀費及泉壤仲璟今以

親王長史被　旨南還過家上冢鄉之老人大父耕不遠來相勞若亦榮矣乎其而向時中州之士有聞矣此皆皇上之賜也仲璟亦盡思所以報者乎驪駒在涂　都門送者咸集酒觴既傾遂抗手以別

送劉易齋歸省松楸詩　同郡蔡簡翁

扈從　親王親
帝纖恩波優渥許東歸龍江霽雪明官道鶺鴒朝暾耀錦衣橋梓百年深雨露松楸千樹發光輝天涯此日何為贈采得江蘺雜佩禕

送劉左長史還拓省墓詩　同郡吳璉

山河礪帶紀崇勛鈇券丹書地位尊借筯舊聞籌
帝幄忠猷今見入　王門千年忠孝歸名閥百世衣冠及子孫

盡錦袍新芝水　綠獨講無計從回轅

易齋記

國子學正李惟嘉譔

予曩者讀書山中聞青田有劉先生博學洽聞志氣軒豁人豪也而未嘗一造其庭接道德之聲光私竊慕焉後十年天下兵興先生杖策起轅門際遇
真主一言契合屢從伐定軍謀贊成符䇿奏殊功天下既定錫賚有功而先生則列爵於　朝予方跆伏林麓終不獲一見而受教焉又十年予亦出而沾升斗之祿永正成均始識先生之令子仲璟於　京耳其言論挹其襟度信乎能稱其家學者也既而授　王府長史將訓兵幽冀過予胄館道語鄉故欵欵不能釋且以其家居所謂易齋者囑予記之夫飾屢人之子以過陶朱之門能不汗下愳縮踰年弗果今茲還朝復請如約辭

不獲則為之言曰天地之道易簡而已人為中以生有天地之性則有天地之道夫道若大路然平々蕩々坦而易也率而行之不越乎人倫日用庸言庸行之間而已傾欹測詖誕幻幽隱非所謂道也擇之不精用之不審鮮不失矣是故君子守心乎平易之區剪其荒棘鏟其畦町徹其藩閾使之光明洞達以酬酢乎萬變譬之策良驥駕安車鳴和鸞而揚鞭乎九達之衢如輊如軒不亟不徐而範馳驅不然則几席之下太行羊腸險巇皆折變生於不測能不覆爾轍輸爾載者幾希易曰履道坦々詩曰景行行止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非擇乎中庸者不能也青田為括属邑介乎万山之中連岙倚天穹林複嶺逶迤迴合岩石皆辟立不可躋攀緣崖徑路曲折入雲杪隱々中開犬聲始見居人其地險且隘也而仲璪之堂構獨得夫夷曠之難

所蓋約束衆險而歸之坦蕩之中憑高而觀天宇廓清萬象呈露黃塵白潦逈在下方天地易簡之情可得而見矣以是而名齋不亦宜乎雖然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推而達之以光昭共先人可久之德可大之業夫自茲始予日望焉

集義堂記

泰府紀善黃伯生譔

集義堂者居青田劉君仲璟所居之堂也古人之居前堂後寢而今居者前則廳事而後為堂也仲璟既揭斯扁乃屬予記將朝夕覽焉庶幾古人不愧屋漏之意予乃作而告之曰道在邇而求諸遠非善求道者也請即斯堂而言之為堂必高明不高明則卑湫而污矣必嚴邃不嚴邃則淺狹而陋矣一石之泐一木之蠹則堂斯圮矣而堂之中几席之御俎豆豐爵之踐琴瑟書策之玩一有不具則日用之間斯愧焉且吾之處斯堂

也有父母也備其甘旨時其溫清樂其心養其志必循於理循於理斯義也有子弟也使令教告必由於道由於道斯義也述上而祭也肆筵而燕也齋戒以臨鬼神揖讓以主大賓必誠而敬非義所集能之乎朝而出焉莫而入焉陟降于茲焉心之經綸事之酬酢一日而萬變無適也無莫也無苟取無苟予積之充如用之裕如如此則孔顏之學奚假外求推而達之則參燮稷契之事業豈有別道哉是故義者仁之配禮之制智之斷信之徵天之所予而吾受命於帝雖如祁姚不能加威如湯武不能存聚人全之惡者失之賢者集而有之夫共集而有之也竊辟諸寶藏之富也寶藏之富三王以前之器物四海以外之祥瑞靡所不備然亦豈一方之貢一日之蓄而有哉今夫千金之子使十人於市不崇朝而獲數寶焉侍以誇人而日視若有餘

使其閱天府寶藏則將黯然而愧撫然而心失矣故孟軻氏論浩然之氣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其論集義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大哉言乎劉氏之先積善好義七世矣而大發於太史公仲璟風受家庭之訓其存心處事雖造次未嘗或舍諸義然則子雖欲言將何以有贊於仲璟也哉而猶以是請告者欲仲璟毋厭卑近毋忽其所未至當擴充以底聖賢之域詩不云如切如磋朋友之義亦烏得而无言也夫

贈劉公子文　　陳留丹丘生張衮譔

崑山之秀良璧藏焉滄海之大明珠產焉渥洼之馬無凡才鄧林之木皆巨植地異而物殊者其所從來遠矣夫貴富之家獐頭鼠目子不居之勲業之門龍章鳳姿者則繼之蓋氣盛而勢除固然耳无他異也又必祖宗陰理之積垂裕後昆則子孫承

其餘澤滋長蕃衍而綿延歟如誠意伯劉公學究天人名溢宇
宙佐輔
聖君創業垂統迺有仲璟公子爲之匹後表表丰儀皎然玉樹
寶特之俊髦邦之傑器也
皇上膺眷有功進恩光倍故俾共適歲一參　朝由是公子奉
詔数往来則登　金門步　玉堂　御廚分饌貴封分酌給歲
庥之帑幣　錫宮闈之金帛
恩榮莫比亘古无之惟公子有之矣然而未聞顯擢欲公子毓
德養志將有所待乎公子尚勗諸以慰人望

跋集義堂卷後　　天台朱孝錫跋 紀善

氣理兼至形性相根而人生焉人一有生事物交接是非混淆
惟義所斷然非義則心無制而事无宜非氣則心不壯而物無

成故氣失其養則義餒義无所集必氣餒是以集義為養氣之
基所為事物之本也　府長史劉公仲璟以集義名堂蓋有
所自公之先世在宋為名將任今之名儒養氣集義之効已見
於前而不多餒矣夫集義云者非一事一物之偶當非一朝一
夕之矯名必也洪纖不遺巨細畢舉義既集而後氣得所養氣
既養則四體寧靜膚革充盈一身之氣浩矣孝友敦睦財貨不
悖一家之氣浩矣推而至於事君理民則中外相孚庶績熙廣
而天下之氣浩矣身不餒則恥辱不及家不餒則陵負不至輔
徵不餒則外夷欽服孟軻氏以此道行於戰國垂法後世而公
之先君子以此道佐先
皇帝平定天下建萬世不拔之鴻業而公亦集正大之義贊
親王以道藩屏大邦垂譽无窮可見家學有自而孟氏之教不

虛矣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師古人之法也既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繼前人之志也因書以識之

翰林學士劉三吾跋

跋劉氏家譜

予觀括蒼青田劉氏族譜而吾茶陵劉氏實通譜諜元盛時仲環先翁與余先兄俱為儒學提舉會都下亦嘗講叙今余獲備員翰林而仲環職在閣門出入

禁闥未嘗一日不相親也幸獲叙吾兩家所自出吾祖沆冲之楚國公仲環祖光世光遠兩公自南渡來寔宗亦祖四廂公兩家皆有恩陵手勑信知先世之通譜不虛也今後諸族謂于

朝以請同宗之好其情不獲自已因觀譜圖敬書此以識于篇末云洪武廿有八年閏九月廿六日翰林學士奉政大夫老宗生三吾然藜翁書

易齋附錄終畢